

南洋風土見聞錄

王志成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志成著
劉虎如校



南洋風土見聞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此書作者願開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王志

校訂者 劉虎

發行人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CUSTOM AND INSTITUTIONS OF NANYANG

BY WANG CHIH CH'ENG

EDITED BY LIU HU JU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June, 1931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九日，我離別中國底孩子，漂流到南洋第一個孤島新嘉坡來。

中國底孩子，這範圍不是太廣泛嗎？因為我所熟識的孩子，有的在吉林，有的在瓊州，有的在寧波，有的在蘇州，大部份都在上海。我們底分別是心和心底告別。在我動身離滬的那一天，就存了一個決心：『到了南洋，一定要和孩子們通信。』

我曾經發過宏願，想實行試驗愛的教育，以終餘生；不料效果未收，卻演了一幕生別離的悲劇。教育的信念未免有些動搖了！然而孩子底天真，純樸的態度，與平時愛護孩子的熱心，還是不絕地打動我這顆枯寂的心靈。在夜深人靜，對月凝思的當兒，暢遊歸來，忽有所感的當兒，遭人奚落，抑鬱牢騷的當兒，孩子們底慈祥的笑容，逗着我和他們對話了。第一二輯的二十來封信，就是半年來和他們談話底結晶。

親愛的小朋友！我感謝你們啓發我底心志是你，安慰我底心靈是你，促成我底努力是

你爲了你我平安地生活着；爲了你我堅決地奮鬥着！南洋是一個惡劣的環境，南洋底小朋友，我雖沒有一個熟識的，可是我聽見他們底哀啼怒號；受不住鞭笞的痛苦而哀啼，欲思脫離奴隸教育的束縛而怒號。中國底小朋友呀！你們還算是幸福的。你們讀了我底信，可以知道南洋僑胞底生活之一斑。我們底小朋友，流落在南洋的小朋友，他們非但嘗不着學校是樂園的滋味；甚至除了新嘉坡和倫敦外，不知世間還有一個中國和上海！我們如願喚醒這班被帝國主義所麻醉的僑胞，非聲嘶力竭，大聲絕呼，驚破他們底迷夢不可！

我僑居新嘉坡僅九越月。華中的同學，感情和我非常密切。他們從前所受到的是奴隸教育；見了兇暴的先生要發抖的，捧着課本講義不會發問的，極淺顯的名詞解釋不明的；他們底年齡雖大，身體雖健，他們底腦袋，還是和國內底小朋友一般簡單。但是他們勤懇求學的誠心，深深地使我感動。朝夕和他們切磋琢磨，教師和學生底隔膜，逐漸被我們打毀了。實因南洋底氣候炎熱，不宜用腦，貧血失眠的我，萬難繼續教職。半年來無刻不與病魔掙扎，結果還是敗北返國。臨別的前一月，我無意中出了一張佈告，徵求諸同學爲我收集些南洋各

地底特殊材料。不隔兩星期，集得二三十封信札，都是報告南洋各地底風俗習慣，傳說，物產，和土人底生活狀況；我如獲珍寶把牠們整理起來，略加刪剔和修飾，便成第三輯的各篇文字。

南洋的回想錄和遊記，國內諸名人已寫得不少了。我這冊小小的記述，怎能與諸名著相提並論？不過我底述說和諸同學底報告，都是親身底經驗；那些名人遊歷南洋，所到通都大邑，走馬看花，道聽塗說，難免失真；何況窮鄉僻壤的真相，土人生活的實錄，更難詳細考察。非一朝一夕所能周知的。我深信南洋底真面目，非老南洋自己來剖白，不足以窺全豹。好比西洋人考察中國實況，得到的印象，發爲文章，都是馬哥勃羅一般的謬論，我這冊通信如能引起南洋學子研究南洋底興趣，而寫幾部偉大的著作出來，這纔是拋磚引玉的本意。

末了一篇的「別華中同學」作爲我留別華中同學的紀念，也可表明我對於華中同學，念念不忘的熱情。

華中同學，我在此向你們道謝。希望你們努力奮起，振足精神，擔負這革新華僑生活底

重任！

南洋風土見聞錄

四

志成寫於同川故居。

一九二九，十一月廿日。

南洋風土見聞錄

目次

第一輯——從上海到新嘉坡

- (一) 別離……………一
- (二) No good……………七
- (三) 瑪珊和瑪麗……………一一
- (四) 香港……………一三
- (五) 馬賽曲……………一七
- (六) 西貢……………二〇
- (七) 堤岸……………二〇
- (八) 牛馬……………二四

(九) 新嘉坡.....三七
第二輯——新嘉坡

- (一) 龍洞龍洞特撲龍洞.....四三
(二) 唐人.....四六
(三) 華僑中學.....五一
(四) 植物園.....五六
(五) 海濱別墅.....六一
(六) 歡迎英皇太子.....六七
(七) 綠蒂.....七三
(八) 馬戲.....七八
(九) 萊佛司博物院.....八五
(十) 一片車聲.....九二

(十一) 孟加里.....九七

(十二) 浮塢.....一〇五

(十三) 柔佛馬來皇宮.....一〇九

第二輯——各地通信

(一) 英屬柔佛.....一一六

(二) 英屬居鑾.....一一九

(三) 英屬蔴坡.....一二三

(四) 英屬克朗舟中.....一二五

(五) 英屬吉隆坡.....一二九

(六) 英屬吧生.....一三五

(七) 英屬胡魯欽.....一四〇

(八) 英屬恩加.....一五一

- (九) 英屬砂朥越……………一五五
- (十) 英屬砂朥越二……………一五七
- (十一) 荷屬坤甸……………一六一
- (十二) 荷屬新釘……………一六七
- (十三) 荷屬馬辰……………一七三
- (十四) 荷屬邦加一……………一七七
- (十五) 荷屬邦加二……………一八六
- (十六) 荷屬邦加三……………一九〇
- (十七) 荷屬勿里洋……………一九七
- (十八) 荷屬南榜……………二〇一
- (十九) 暹羅近況……………二〇四
- (二十) 別華中同學……………二〇九

南洋風土見聞錄

第一輯 從上海到新嘉坡

(一) 別離

小朋友們：

我未曾嘗過別離的滋味，自從父母死了之後，家庭的幸福，在我是一絲也感不到的。匆匆地把幾本破書帶回家鄉，又匆匆地跑到上海。在這歲底骨肉團聚，圍爐共話的好日子，獨有我流着鼻涕，眼淚，迎着西北風，喝着煙煤氣，從閘北跑到外灘，外灘跑到南市，忙着備護照，定船票。

第一輯 從上海到新嘉坡

供給我三年半衣食住的尙公學校，今天也和牠分別了。紅的矮踏門，綠的洋鉛水落，白磁電燈，黑漆柵欄……黃包車夫拖着我愈離愈遠了。最後一同頭，瞧見那黃燦燦的校牌，浴着夕陽向我點頭道別：「先生，別了！遠別了！我代表智級全體同學，祝你一帆風順！」不錯，這塊校牌是上學期智級同學畢業時送給學校的臨別紀念。我正在慨嘆时光的迅速，校內的鐘聲「噠！噠！」響了兩下。啊！這隻嘶啞的舊鐘呀！不是兩年前勇級底級任樊景周先生發起畢業生贈送母校底紀念品而親自去定製的嗎？可憐他現在已不在人世了！勇級底同學也不知散走何方了？只有那缺口的破鐘，還在嘶啞着喉嚨盡牠未竟的責任。

「別了！尙公學校！別了！破鐘，校牌！」

我本想高呼出：「別了！尙公底小朋友們！」覺得前面的車上坐着鳳和珍，和我同坐在一起的還有娟；這三個孩子伴了我一天，硬要送我到碼頭。到了船埠再和小朋友們道別吧。耳邊呼呼的風嘯，路旁軋軋的輪鳴，打斷我底思緒。十天來奔走的辛苦，此時好像要發作了。頭目昏眩地只覺得天翻地覆。幸虧娟緊靠着我，否則要一個倒栽蔥，跌出車廂了。

車已停在船埠，小朋友們驚叫起來：「看呀！先生，那隻高大的海洋船！」我醉眼朦朧地揉一揉眼皮，一艘五十來尺長的大輪船泊在黃浦江邊，佔據了整個的船埠。黃的船身，白的船舷，粗大的煙囪，起重機吊着箱籠物件，上下移動。人羣在一扇小門裏推背接踵地擁擠着。她們看得發呆了。娟忽然問我船底名字，我指着船尾黃漆上印着的那個白色斜體字“Sphinx”。她點着頭，張着口逐字念着：「哀司，披，哀區——」『這是法國郵船「斯芬克司」，原文底意思是埃及底偉大建築——獅身人面像。』我解釋給她聽。珍拍着手喊道：「我知道了！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長在一塊的。」我不免驚訝她歷史常識的豐富。原來她從一冊畫書上看來的。『我們看，這艘偉大的“Sphinx”，牠和金字塔，獅身人面像一樣使人驚奇。牠乘風破浪地把王先生帶到新嘉坡去，我們應當對牠行個敬禮，感謝牠平穩地送王先生出洋。』鳳畢竟年長一些，會說漂亮的客氣話了。

我聽了她們的言論，不禁想起向校數百個小朋友底臉面：他們都哭喪着責備我：「先生，先生，你爲什麼離棄我呢？」尤其是那班美級小朋友，前月在教室中和我對哭底情景，我

連回想的勇氣都沒有了！

「尙校底小朋友，美級底小朋友別了！恕我脫逃的罪過！」我底心如針鑽着一般的刺痛，站在北風中寒顫了。

爲我照顧行李的精哥，從船上走回來說：「船於明天上午九時啟碇，今晚不能上船，還須到旅館裏去投宿。」娟拉我去吃晚飯，我謝絕了。

「小朋友，謝謝你們底誠意，好好兒回去吧！願你們不要忘卻我，不要忘卻我這可憐的老師！」

她們低着頭哭了，我也哭了。

今天是除夕。醒來時就想到這可紀念的日子。慘淡淒冷的旅店，客堂中伴着我睡覺的老友——精哥和鐘瑞，聽見我摸索起身，從被窩中探出頭來勸告我：「時候還早，這樣冷的天氣，不妨再睡一刻。」我穿着單薄的西裝，披上一件大衣，冷得四肢發抖。他們看我敵不過

寒氣的侵凌，忙起來喚茶房打水，泡熱茶，又去雇了一輛汽車送我上船。

上船時差不多八點鐘了。你們幫我找到了預定的艙位，安置行李，忙了一陣，倒不覺得冷了。不一刻，新同事翁周趙沈張都來了。我和前三位同住一間房，沈張二位另佔一間小的。

「我底漂泊生活從此開始了。」我瞧了瞧老友底面孔，默想着。他倆站在我面前低首不語。鐘瑞是爲看熱鬧而來的，所以慇懃我們左右前後，上上下下，頭等，二等，三等，大菜間，休息室，甲板，四周亂走一陣。我跟着他們跳上跳下，沒有看見什麼。精哥也提不起興趣低着頭悶走，鐘瑞卻指手劃腳地處處發現新奇。那時甬道上已擠滿了肉體和人頭。啟旋的時刻快到了，驚散送客的鈴響了。西洋女子疊起了胸脯，咕咕呱呱，唧唧噥噥，和她底相識抱頭接吻，握手道別。歡呼之聲四起，歌舞場也沒有這樣熱鬧啊！一個西洋女孩，被她底父親用一雙健臂舉得高高地，突然在她底臉頰上親了幾下，投向她底母親的懷裏，含着淚頭也不回擠出人羣下船了。孩子和母親被人包圍着不能跟着他出門，走到甲板的欄杆旁揚着白巾。「哈囉！爸爸！哈囉！爸爸！」孩子發狂地高呼着。父親把帽子投向天空，下落時幾乎墮入水中。母親

底手巾團結着丟下了，孩子的也照樣丟下了，父親閉着眼，合着掌，祈禱了。

第二次鈴響了，精哥和鐘瑞向我告別了。我們緊緊地握着手各自勉勵着預祝前途的幸福。我不忍和這兩位相聚十年的老同學遽別，我底心靈，好像繫在他倆底身上，一柄快刀要把我們底聯繫截斷了！我被棄了！將漂流到海角天涯，度那孤苦零仃的生活。唉！我想起慈父慈母底容貌來了；我看見已死的三姊向我招手；我看見翠姊崇哥在家裏燒紙祭祖，爲了我不在座，年晚飯都嚙不下了！別了！故鄉！別了！已死和尙在的兄弟父母！

我又想到尙校的小朋友們，娟珍鳳，此刻不知在那裏玩耍孤獨的則拱，幽靜的志方，會想到我今天要出國嗎？啊！吉林的紅兒，你和我別來已三年，還在雙城孔家莊過年嗎？我愈想愈飄渺空虛了。

當我驚覺精哥和鐘瑞已不在身旁時，船已動了，汽笛婆婆地吼着。我站在“Spink”底甲板上和上海作最後一次的告別：『我厭棄你，你這烏煙瘴氣的上海！』我底目光忽然移到呆立在岸上向我揮帽的老友，我又覺得上海的可戀了。